

恩愛情深
系列



情路急轉彎

璇

若

你制造混乱，
我收拾烂帐；

因为我就爱上了你这个大麻烦。

情路急转弯

若璇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责任编辑：李 原

思恋情深系列

情路急转弯

(台湾)若 璇 著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6 印张 128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5329-1400-4/1 · 1235

定价：9.80 元

第一章

台北。五星级的欣华连锁饭店。

这是一场浪漫无比的婚礼。

香槟芬芳弥漫在空气之中，席间一百桌，新人将偌大的宴客厅全包下。宴客地点在六楼，但从一楼开始，楼梯扶手与走道全布置满娇嫩的玫瑰，洋溢着欢腾的喜气，所有的宾客一登上六楼莫不发出惊叹声。

“好美、好典雅华丽的礼堂。”

红毯两旁全是美丽的花束，并且全以新娘最爱的香槟玫瑰为主，所有的花朵全由阿姆斯特丹空运来台，娇艳夺目。香槟色的气球在花束之间飘荡，气球上印着新人甜密的婚纱照，每一朵笑容都昭显他们的幸福甜蜜。礼堂旁有一个巨大的冰雕，巧夺天工地雕绘出一对展翅翱翔的比翼鸟。

今晚亦正是平安夜。平安夜，圣善夜，一切都美好。

任骥远步履稳地踏入宴客厅内，环视一派喜庆后，目

首尾急转弯

光落在宴会厅口的巨型结婚照上。相片中的茜妮倚着新郎笑得灿如春花，看来他应该是幸福的。

这样也好，骥远无奈的苦笑……虽然他并不乐意见到这桩婚事；但只要茜妮觉得幸福，而那小子又会认真对待她一辈子，他亦无话可说。

骥远一直不喜欢石克维，他太浮、太花心风流，不是女人可以放心依赖的对象。但既然革妮认定他了，非他不嫁，他们又经过那么多的波折才如愿结合，他这大哥也无话可说。

宴会厅入口放着一张放大后的结婚照，坦白说，任茜妮把脸化成那样他根本认不出来；但他却看到一群女人聚集在婚纱照前，不进发出惊叹及批评声。

“哇，好漂亮喔！这家婚纱店把茜妮拍得好漂亮。她老公更帅！听说他们光拍婚纱就花了七、八万耶，看来这笔钱还真值得嘛！”

“是啊。”另一个声音酸酸地响起。“银子砸了当然效果就要出来呀，你们都不知道拍照当天茜妮上了多浓的妆，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啊！也亏得石克维看到她没吓坏。”

“你是这么说嘛！人家茜妮真的很漂亮啊，她本来就天生丽质。所以才能捞到石克维这种上等的金龟婿嘛！”

懒得再听了，任骥远燃起一根烟懒懒地步开，他不

情路急转弯

知道如果石克维和茜妮听到这些对话会有什么感觉，不过，这两个家伙自己也要负点责任，都怪茜妮平时火爆刁蛮的脾气，和石克维无可救药的风流花心，他相信这小俩口平时一定得罪不少人，埋下不少祸根。

懒得管这个，反正，他只是前来参加妹妹婚礼的。正要找位置坐下来时，新郎倌石克维刚好由休息室走出，一看到他就像看到救星一样地冲过来。

“阿远，你总算来了。”石克维连忙走过来，拉着骥远便隐入一间小厢房内。

虽然骥远并不喜欢他，但两人毕竟是处划旧识，石克维是任骥远的大学同学，他也是因为骥远才会认识明媚亮丽的任茜妮。

“怎么了？瞧你一脸紧张样？”骥远淡淡地道：“马上要结婚了，你不要告诉我茜妮又和你大吵一架，她一气之下就跑掉，不结婚了。”

“茜妮还没跑掉；不过……也快了！”石克维俊逸的人上冒出冷汗。“我是如果你见死不救的话。”

“到底是怎么回事？”骥远冷肃的脸一沉，他不赞成茜妮和石克维交往是有原因的，他太了解处处留情的石克维不会是个好老公。他怀疑他会因结婚而收敛花心的烂习性！狗改不了吃屎！

“这个……”在襄远冷冽的逼视下，石克维慢吞吞地由口袋掏出一样东西——张照片，递给襄远，期期艾艾地开口：“老哥，我马上就是你的妹婿了，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帮我。这个等一下如果你看到照片中这个女人出现在门口，拜托你一定要立刻把她赶走。”

襄远已明白是怎么回事。

“石、克、维！”他严峻深沉地怒喝：“你马上要结婚了，竟然还敢跟一堆女人搞乱七八糟的关系？”

“阿远，我没有跟一堆女人乱八糟！”石克维喊冤。“只有一个找上门来啊。而且，天地良心啊！我早在结婚前就跟他断得干干净净了，如果她真的找来了，绝对不是我的错。”

“你倒是很会替自己找借口。”襄远冷哼着，铁青的脸色更加不善。“如果你跟她真的没有暧昧不明的关系，为什么你都要结婚了，她还会找上门来？你抛弃她，始乱终弃对不对？”

“拜托！自从要准备结婚以来，我所有的时间都被茜妮管得死死的，哪有空去对女人始乱终弃啊？”石克维大呼冤枉。

“阿远，你反应别这么激动行不行？我只是说如果，我又没说这个女的一定会找上门来。”

“你跟她到底是什么关系？”骥远面罩寒霜地将视线移到相片上。一个很普通的女人，街上随便抓都一大把，看不出什么特别的。

“没什么关系啦！”石克维乏力地倒向沙发。“只是普通同事嘛！她是我介扬资讯的同事，其实我跟她什么也没有，只不过会一起去吃个饭、看个电话什么的。同事嘛！这些都很平常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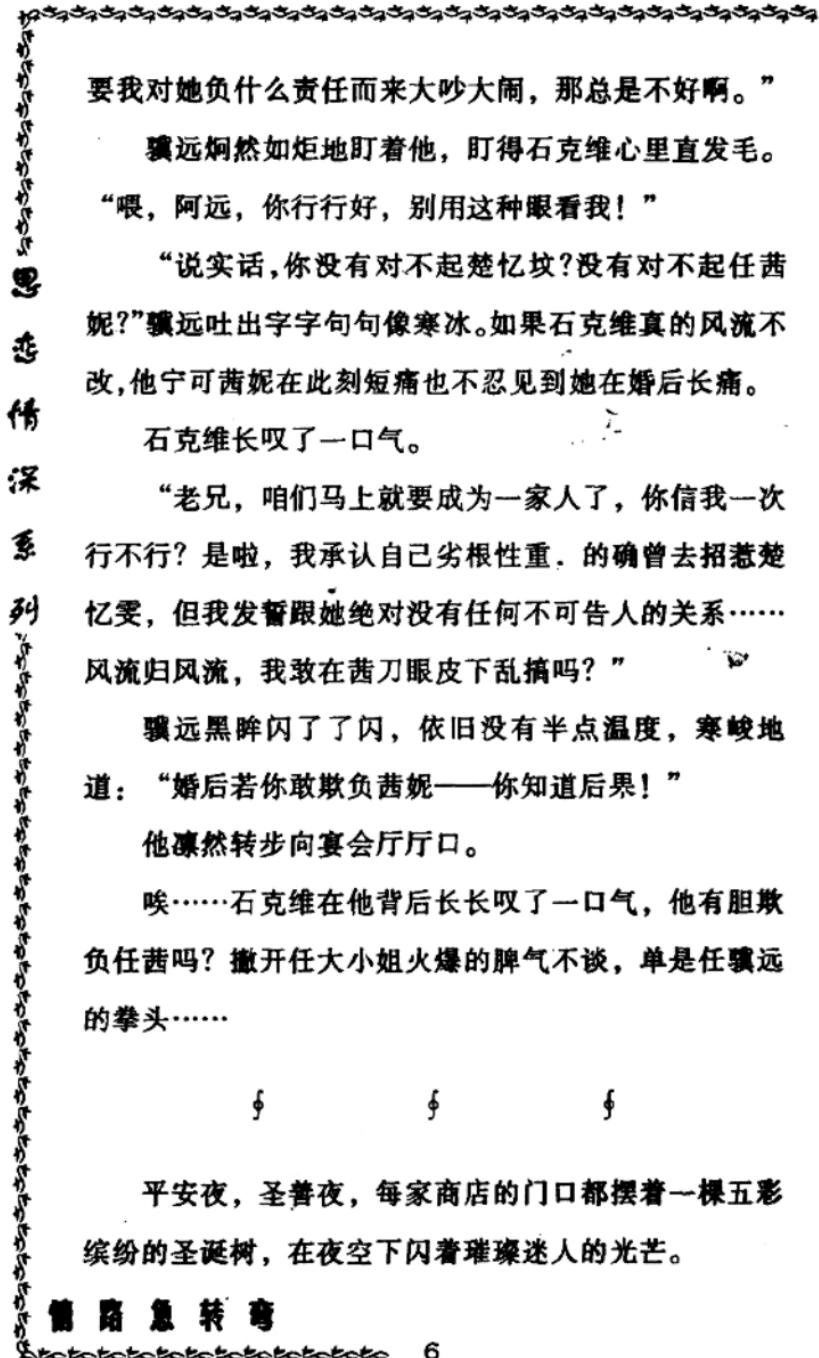
“只有这样而已吗？”骥远锐利地盯着他。“没去过厚德路(HOTEL)？”

如果是以前，他才懒得理这头色狼的私生活，但他马上就要成为自己的妹婿了，为了唯一妹妹终生的幸福，他不得不问。

“拜托，阿远！你当我是什人？”石克维脸色骤变地吼着：“我也是很有品味的，不是一只发情的公狗好不好？我跟她真的没什么！”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怕她来大闹礼堂？”骥远精准地直指问题重点。

“我……”原本理直气壮的石克维突然结巴了。“我只是预防万一啊！你知道女孩子的心眼总是比较小，虽然我跟她真的没什么，但万一楚忆雯……就是她的名字，万一楚忆雯认真起来，以为我是她的男朋友，



要我对她负什么责任而来大吵大闹，那总是不好啊。”

骥远炯然如炬地盯着他，盯得石克维心里直发毛。

“喂，阿远，你行行好，别用这种眼看我！”

“说实话，你没有对不起楚忆雯？没有对不起任茜妮？”骥远吐出字字句句像寒冰。如果石克维真的风流不改，他宁可茜妮在此刻短痛也不忍见到她在婚后长痛。

石克维长叹了一口气。

“老兄，咱们马上就要成为一家人了，你信我一次行不行？是啦，我承认自己劣根性重，的确曾去招惹楚忆雯，但我发誓跟她绝对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关系……风流归风流，我敢在茜刀眼皮下乱搞吗？”

骥远黑眸闪了闪，依旧没有半点温度，寒峻地道：“婚后若你敢欺负茜妮——你知道后果！”

他凛然转步向宴会厅出口。

唉……石克维在他背后长长叹了一口气，他有胆欺负任茜吗？撇开任大小姐火爆的脾气不谈，单是任骥远的拳头……

♩ ♩ ♩

平安夜，圣善夜，每家商店的门口都摆着一棵五彩缤纷的圣诞树，在夜空下闪着璀璨迷人的光芒。

街上洋溢着佳节特有的欢愉气氛，成变成的对情侣亲密地依偎在一起，有的还旁若无人地当街拥吻，似乎想让别人分享恋爱的喜悦。

被男朋友搂在怀中的孩笑得好甜蜜，脸上一片霞红。

别傻了！会分手的！男人是天底下最贱最坏的下等动物！他只会把你吃干抹净，哨得连骨头都不剩，他现在对你好全是假的，明天就不要你了……

还亲？亲什么亲？你给他亲得越多、摸得越多，他越快不要你！

回头是岸啊！快跟我一起去侍奉天主，或是出家当尼姑吧！

站在拥吻的情侣后面，心理不平衡，实在是因为刺激过大，打击过大啊！

对一个刚被男朋友甩掉的女人而言，任何儿童不宣的画面都会让她抓狂的！

为什么只有我被甩？呜……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全天下的女人都被甩了？呜……我这么爱他、体贴他，对他比对自己的亲娘还不好，他为什么还是不要我？

所以男人都下贱！都是垃圾！所以他再也不相信男人了，从现在开始，不管什么男人来追求她，她再也不给他们任何机会！

情路急转弯

但……楚忆雯随即沮丧地低下头。别作梦啦！说得这么好听，以她这平庸无奈的长相，就算他愿意“门户大开”，一天到晚给别人机会，只怕也是乏人问津吧！

呜……上帝真的很不公平，这个社会更不公平。为什么总是以貌取人呢？她楚忆雯哪一点不好？又温柔、又体贴、做事勤快、举止端庄、循规蹈矩、按时缴税、对党、对国家都一片赤诚忠心……

对男朋友更是好得不得了！石克维和她在一起时，她科直把他当太上皇来供奉！他的办公桌上哪天没有她亲手准备的早餐？中午有她特地买的冰镇冷饮；一到下午茶时间，她也会为她准备各式茶点。

她知道石克维讲究美食，最讨厌吃外面的食物，所以，她更精进自己的厨艺。翻开傅培梅食谱，哪一道菜她不擅长？天上飞的、地下爬的、水里游的、连果成干的，哪一道菜她没做给石克维尝过？

他说的话她都奉若圣旨，欣然顺从。就算他说乌鸦是白的，楚忆雯也有不敢有半丝怀疑。

连石克维说想和朋友做点投资，手上缺乏现金，忆雯立刻二话不说地把这些年辛辛苦苦省下来的积蓄全提出来交给他。她完全信任他。

可是，他还是不要她，该死的石克维还是甩了她

就是因为她长得丑？就是因为她比不上他前任女朋友任茜妮——那个当空姐的大美人？

垂头丧气地坐在公园的石椅上，楚忆雯哀怨地取出皮包中的镜子，就着淡淡的光线闷闷地瞪着自己。是啦，她长得的确一点都不怎么样，眼睛小小的，还是单眼皮，看起来一点精神都没有。最奇怪的是眼珠还是琥珀色的，不像人家任茜妮的黑白分明，神采耀人……

五官分开看看都不怎么样；合在一起看……唉！更不怎么样！

往下望……身材，那更要连唉三声！楚忆雯突然觉得自己不能怪石克维；如果换成她是男人，她也举火速奔向曲线玲珑、凹凸有致的人任茜妮。

如果以悬崖峭壁来形容任茜妮；那她楚忆雯……大概只能称为平缓的小丘陵了！

面子比守了比里子。论内涵，任茜妮也不是草包啊，当空姐的她听说精通四国以上语言。本来期待她能胸大无脑的，但两从同是大学毕业，楚忆雯的学历也没比她高。

所以，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她从忆雯拿哪一点和任茜妮比？

可是，石克维不能这样对待她啊！当初他要楚忆雯

当他女朋友时，可是信誓旦旦地说：他是真心喜欢她，和任茜妮早断得一干二净了！

该死的！他以打混出名的石克维哪天上班不摸鱼？工作上纰漏百出，还不是她好心地替她承担下来，或默默为他收拾残局；他熬夜加班是谁一直陪着发了？帮他买宵夜、送饮料的？

结果，他还是迷恋那狐狸精的外表，任茜妮略一招手，他就像哈巴狗似地直扑过去。

最令她伤心欲绝且气愤难平的是，石克维对她的态度。当任茜妮回来找他后，他就被楚忆雯为洪水猛兽，避这唯恐不及。二话不说请调到公司，什么也没交代就消失地一干二净。忆雯发了疯似地寻找，还是找不到他。

当她苦苦地在他家楼下家候，终于等到夜归的他时，石克维的目光是无比地鄙弃。他像赶一条野狗般地赶她走，用最粗俗的言语辱骂她，警告她准再来找他、再接近他。

他不骂她不要脸，癞蛤蟆妄想吃天鹅肉，也不回家去照照镜子！

他的绝令忆雯痛恨。到底把女人当成什么？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吗？他以为女人这么好欺负的，还是他从头到尾都是在玩她，根本没有真心。

她不甘心！楚忆雯地站起来。石克维！你别以为女

情深意切

人是好惹的，更虽以为我楚坟是好欺负的软脚虾！

就算是小绵羊，被惹毛了还是有脾气的。

凭什么他今天晚上欢天喜地娶老婆，她却要一个人躲在这里自怨自艾？她为了他投下所有的感情与积蓄，现在她什么都没有，钱没了，初吻也被他夺去了，还差一点失身……

那一天晚上，石克维又喝得醉醺醺地来找她，抱着她大骂公司有多烂多烂，抱怨全天下的人都不了解他，不懂欣赏他，他怀才不遇，全天下的人都该死……

然后，他借着酒装疯，胡乱地亲着忆雯，还在她身上摸来摸去，急躁地想扯下她的衣服……

忆雯吓坏了，拼命抵抗。她是很喜欢石克维没错，从她一进公司就暗恋风度翩翩、幽默风趣的他。但……她害怕他这种掠夺的方式，她觉得他像饥渴的禽兽，她不愿反自己的给他。

他拼命尖叫抵抗，一直叫到隔壁的邻居愤怒地敲墙抗议，并大吼再吵就要找警察来，败兴的石克维才不甘心地放开她。

那次之后，楚忆坟曾下决心要跟他分手，她一直知道除了她，石克维还有好多“红粉知己”。她想趁此机会强迫地他断念。

情路急转弯

但生涩的她根本不是石克维这种情场浪子的对手，他又连续猛烈追求她一个礼拜，忆雯还是乖乖回到他身边。

最惨的是他一发布结婚消息，忆雯连工作也没了，她跟他同属一家公司，全公司的人都知道白马王子石克维突然找丑小鸭楚忆雯当女朋友，全正等着看好戏。

果真不负众望，就有好戏看了，石克维要结婚；新娘不是楚忆雯。

那忆雯还待得下去吗？同事嘲笑地眼光和言语毫不留情地打击她。而且因为她以前常替爱打混的石克维背黑锅的关系，上司对她的印象本来就好，这下子更是四面楚歌了……

积蓄没了，工作没了，连她的面子也没了……那她还剩下什么？

为什么所有的后果都由她一个人承担，而石克维却春风满面地准备当新郎？她从头到尾只是个可笑的丑角吗？

连她在公司唯一的好朋友小芳因看不过去，挺身而出质问石克维，问他什么时候才要还忆雯钱？八十万可不小数目，那可是忆雯缩及节省下来的。

无耻的石克维却一口否认，死也不肯承认他跟忆雯借过钱，他还反过来咬忆雯一口，在公司四处散播谣言，说忆雯因不肯承认他跟忆雯借过钱。是个严重饥渴

的女人。她曾多次将他灌醉，试图勾引他……

刚听到这些话时，忆雯简直要气疯了！她恨石克维的狠心绝情、寡廉鲜耻；她更恨自己为何这么傻？竟曾喜欢过这么贱的烂瘪三！

反正他们什么都没了，她全霍出去了！

石克维，别以为女人是好欺负的！

绝不只只有我一个人倒楣，绝对不会！

一起下地狱吧！

险风霍霍，楚忆雯咬咬牙，突然掉头往饭店的方向走。

♩ ♩ ♩

结婚典礼马上就要举行了，宾客们几乎全到齐了，正一桌桌地谈到说笑。

再过三分钟就要正式法行婚礼了，任骥远看腕表稍稍安心，石克维所担心的那个女人一直没有出现，她应该不会来了吧？

骥远正想回位置坐下时，电梯门开了，一个娇小的女孩手上抱着东西慢慢走出来。

已举步的骥远猛然转过身躯，鹰眸深沉地眯起。

是她！相片中的女人——楚忆雯。

她的神色正常，表情可以说是平静走过来。

情路急转弯

骥远已往她面前一站，居高临下地审视她。

“你是楚忆雯小姐？”

她有些惊讶地抬起头，盯着来意不善的男人。嘿！她楚忆雯何时这么重要？一脚才刚跨出电梯就有专人来迎接她？

她明白了！一定是石克维特别安排的，他怕她来大闹礼堂。

缓缓地勾起若有似无的笑意，楚忆雯优雅地道：“不错，我是楚忆雯，新郎倌刚抛弃的情人。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是来闹场的，我想亲手送束鲜花给新娘子，恭喜她结婚。”

她扬扬手中的东西，揶揄道：“是花束，要检查吗？”

骥远望着她手上抱着的东西，完全以粉红色包装纸包装纸包起来，根本看不清是什么，不过看包的形状应该是花束没错。

楚忆走也没等他回答，抱着花束便直接冲入宴会厅。

“你……”站在红毯尽头正和前来福证的牧师谈话的石克维，一看到直冲过来的楚忆走，吓得脸色大变。

脸上挂着诡异的笑容，楚忆步步地逼过来，饱含深意地望着吓呆的石克维，故意扬声道：“怎么了？对我始乱终弃，所以怕我来报复是不是？别紧张，我不是来

情路急转弯